

盜俠榜

五

出版说明

《铁拐侠盗》是香港著名作家，《大地恩情》、《金山梦》、《古都惊雷》等原著的作者马云先生七十年代写的系列小说，作品以六、七十年代香港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为主要背景，描写虽然身有残疾，但智勇双全的主人公吕伟良见义勇为、扶贫救弱，侦破各种案件，严惩恶棍，伸张正义的故事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香港这一现代都市风貌，世情，社会问题和现代人的各种心态。由于作品溶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的长处于一炉，所以情节曲折、紧张，扣人心弦。有较强的可读性。

《铁拐侠盗》共有一百多种，这里首先向读者推出由马云先生亲自精选的若干种，分辑陆续出版。

广州文化出版社

佛国寻凶

目 次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无头怪尸 | 身份揭秘… (1) |
| 曼谷夜游 | 风光迷人… (45) |
| 虎落平阳 | 惨遭戏弄… (77) |
| 惊人巫术 | 洗脑奇药… (109) |

最高机密

目 次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登摩天楼 | 遇意外事…… (145) |
| 机密文件 | 下落不明…… (176) |
| 客串小偷 | 侠女有难…… (215) |
| 安排妙计 | 深入虎穴…… (248) |

无头怪尸 身份揭秘

有人说：香港逐渐可以称得上为世界第一流大都市了！为什么？

因为高楼大厦林立，世界大企业、大银行在香港都有分支机构，有海底隧道，还计划建海底铁路和地下火车，租金和人口密度也是世界知名的，天桥虽则越来越多，车辆还是挤迫不堪……等等。

世界各大都市所能发生的事情，香港也同样可以发生，例如盗贼打劫银行，劫持人质达一昼夜等等。电影银幕所能见到的情节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纷纷上演，真的是目不暇接，但身为香港居民，难免心惊胆战。如果就凭这些挤身于“世界第一流大都市”之列，相信没有一个正当市民会赞成。

但无论如何，香港已无可避免地成为举世瞩目的城市，这倒是事实。

其实令到香港成为世人注意的城市，未必是因为它拥有的高楼大厦，试问这里有哪一幢建筑物有帝国大厦或世界贸易中心那么高？这里最高的大厦也只不过五十二层而已，算得什么？

说到隧道和天桥，实际上也不算多。海底隧道只限汽车通过，而且无钱不通。至于行人，有钱也不得由此步行而过。

讲到“桥”，那些连贯离岛的大桥的确已建成多时，但是外人一定很少知道，竟然有一座“青衣大桥”是几家大机构私用的，一般市民与车辆，根本“无权使用”。

原来这条青衣大桥是几家公司出资建成的，政府只是“从旁协助”而已。如此一来，请问这又怎能列入香港政府的“德政”？

由政府经营的铁路局，最近由日本订购一批新车卡回来，当局十分隆重其事，“敦请”新闻界到码头参观搬运这批新客卡上岸。

当晚电视放映新闻片之后，许多市民纷纷赞许政府改善服务，事实上这里的铁路服务水准奇劣。一切设备陈旧落伍已是尽人皆知的事，如今政府能锐意改善，的确也是一件好事。

但是，赞口未停，翌日铁路局立刻宣布火车不久将增加票价。这时新闻界和市民才恍然大悟！

其实香港政府每一项措施都当作“做生意”一样，但商人做生意，有所谓“拉上补下”，而且顾客至上，香港政府是“逐样计算”，稍有亏损，立刻忙不迭地宣布加价。

例如生死注册与婚姻登记等等费用的增加，就是最好的例子。

本来肉在砧上，要加便加，作为一个小市民根本没有什么办法可想。但是商人加价之后可能对顾客笑口盈盈，政府公务员的服务态度又如何？身为“顾客”的我辈小市民，相信

一定心中有数。

闲话表过，且说在一个与香港一切环境差不多的小市镇上，最近以来，治安之坏，令人难以置信。

过去打劫总是偷偷摸摸的在黑夜进行，但现在已不分昼夜，光天化日之中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只要贼大哥喜欢，他们可以当警察全都死光了。

以前打劫只要首饰财物，现在又进步到用大货车到地盘象“出货”一样劫铁枝，到海味店去搬走三四百斤的名贵海味。

当地的警探本来就埋怨政府收缩“线人费”，以至近年来破案率下降，近来更加进行什么“反贪运动”，专向警务人员开刀，弄得人心惶惶，于是更加形成歹徒有可乘之机！

有一个小市镇由于许多地方很似香港，所以就让我们称它为“香市”吧。

话说香市年前发生过一宗轰动一时的无头命案，在一个郊区的废水池中，发现一具没有头颅，也没有四肢的尸体。尸体已开始腐烂，看来已被人弃尸有数天之久，警方四下里侦查，至今仍无线索。

本来这一类案件，成为悬案乃是意料中事，但是最近又发生了另一件令人震惊的命案，就是有个船家被人残杀，弃尸于郊外。

于是有人传说，这是国际贩毒党的残酷行为，更有人说那死者船家，曾要胁贩毒组织付出巨款，否则他就向警方供出“公海运毒”的秘密。

当地警方就凭了这点线索，真的查到了一些来龙去脉。

据说死者十分清楚贩毒集团租用渔船出海运毒的情形，

有人见到四个泰国男子在一家茶楼出现，与此同时亦有人见到死者约会二名本地人在另一张桌子上讨价还价——是守秘密的代价。

线人有说，当时四名泰国男子曾跟踪死者离开茶楼，至于以后发生一些什么事？线人就不得而知。

就凭了这点，警方有理由相信死者被四名来自泰国的神秘杀手所害。

雇用四名杀手的，自然是贩毒党。

此案至今仍在侦查中，尚未有结果，就象警局里堆积如山的悬案一样。

与此同时，国际特警巴黎总部方面却转来一道命令，要任如重从当地警方中取得“无头怪尸”的详细资料，迅速传回总部研究。

任如重是国际特警香市分部的最高负责人，也是东南亚地区的重要首脑之一，但许多事务他都交给行动组主任阿生去处理。

因此，任如重在与夏维探长通过一次电话之后，阿生便赶到警探部探长办公室去。

“我也不知道他们何故会对此事有兴趣。”阿生说，“反毒本来是我们经常性的任务之一，但总部的指示中，并未提及此事与毒品有关。”

夏维探长说道：“我们对此案，已尽了颇大的努力，但仍无头绪，他的尸体，固然无人认领，也没有指紋供我们去查，困难处已可想见！”

“总部对这具怪尸的资料有兴趣，相信一定有原因的。”阿生说，“所以有关此案的资料，越详细越好！”

“僵尸本身的资料是有限的，但我会把我们追查的过程提给你们参考。”夏维又说，“不过唯一的一份副本已送往泰国，我接到任处长的电话之后，已叫人加紧再印一份，你坐一会儿吧，相信很快就可以送来的。”

阿生忽然又问道：“最近郊区分局逃走一名女毒贩的事，有了下文吗？”

夏维苦笑道：“这种事情可以瞒得过外人，却哪能骗你，你也知道我们的队伍中有不少败类，可能有人从中作怪。目前那几个当值的，正接受我们内部纪律小组的调查！”

阿生笑了笑：“大概又是只得一个‘查’字！”

“不！今时不同往日了，当局是有意整顿一下，希望市民对我们警方恢复信心！”

“希望尽管希望，我怕事情不会太简单，百多年的传统陋习，要一下改良，必须有很大决心和勇气！”

“是的！这是我们内部的长期战斗。”夏维已改变话题问：“你师父好吗？”

“很好！你有心，探长。”

“近来很少见他。”

“他每天都到侦探社去上班！”阿生说，“你找他喝茶可以打电话到办事处去啊！”

“不！我近来忙得连睡眠的时间也被剥削，哪有空喝茶？不过，上次他从台湾带回来送给我的牛肉干，家人赞不绝口，我至今还未多谢他呢！”

阿生道：“小意思而已，何必客气？其实，台湾的水果比起牛肉干更可口，我在台北一段时间，每天都非吃水果不可，反而很少喝汽水。”

这时候有一名助手把档案副本送来，夏维探长看了一遍，交到阿生手上。

阿生接过后之后仔细看了一遍，还口头上向夏探长提出若干问题，都是关于最初发现“僵尸”时的经过以及验尸的结果。

阿生问：“你怎么肯定凶手是来自泰国？”

“一方面根据线人的提供，另一方面也经过一番侦查。”夏维探长说，“这是一宗心狠手辣的谋杀，凭我记忆，这也是留下可供侦查的线索最少的一宗，自然是极富经验的杀手做的。”

“死者会不会也是泰国人？”阿生问。

“不敢肯定，不过尸体上有特征。”夏维又从阿生手中取过那叠图片，拣出其中两帧，指示给阿生看，“这一帧是死者尸体腹部放大的图片，看见吗？这是一条疤痕！”

“好象是盲肠的位置。”

“是的，死者先前做过盲肠割除手术，还有这一帧，是胸部放大的，中央部份有一颗黑痣！”

“嗯！这倒是两个最大的特征，如果是本地人，他的家人不难认得出！”

“可惜没有人前来认尸！”夏维说。

阿生把照片收拾好，他必须赶紧回到特警总部的秘密办事处，因为任如重要用最快的方法把这些资料送回巴黎总部。

夏维有太多的事情等着要做，所以他也没有挽留阿生多谈一会。

阿生匆匆赶回特警办事处，任如重立即亲自检阅过阿生

携回的资料，放入有保险锁的手提箱，交专人送往法国巴黎！

阿生这一天又空闲了。

他看看手表，时间还早，便来到刚强私家侦探社。

阿生原是想来此聊天的，但是侦探社里上下人等，正在忙个不停。

吕伟良和林爱莉二人偏偏又出去了，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程序，尤其是二人仍在蜜月期间，可能去郊游，也可能去逛公司，喝下午茶。侦探社里的人不知道他们到何处去，阿生自然无法找他们。

私家侦探社生意这么好，并非一个好现象，因为来此委托侦查的，要不是夫妇之间互找通奸证据，便是商业诈骗，绝大部份的案件都是代表了这个社会的不正常。

阿生见各人忙得喘不过气来，也不好意思再留下来，静悄悄地走了。

阿生走到街上，但见汽车大排长龙，交通秩序十分混乱。

那一边，人头涌涌，好象又发生了什么事似的。

本来这个都市人已经够多，这儿又是市中心区，少许事故也会引来不少路人围观，乱糟糟，闹哄哄原是不足为奇的事。

但是，当阿生走过去细看时，既非交通意外，又不是警察拉小贩。

一队人群手持标语横额，好象是请愿的队伍，他们在纠察拱卫下横过马路。

街上是有警察的，但他们似乎很“尊重”这班请愿的人

群，只是袖手旁观，不敢横加干涉。

大约有二三百人左右，看情形是到市长府去。

此时此地这种事情是见怪不怪的，今天公务员不满薪津制度，嚷着要向市长请愿，假如不满足他们的要求，就进一步行动云云。

好了，等到政府满足了他们，加薪加到他们个个满意了，但是，政府每年的支出又大大增加，于是“羊毛出自羊身上”，后果不难想象得到，就是加税加罚，左加右加，结果还是苦了小市民！于是到了明天之后，不难见到各阶层市民的请愿队伍，浩浩荡荡开到市长府去请愿，要求“收回成命”啦，要求市长“体恤民情”啦……等等。再加上政府各部门内的行政措施倒行逆施，无一令人满意，有些市民可以容忍，但有些人则大声疾呼，提出反对，结果又是成群结队开到市长府去。

有人说这是一个动荡的市镇，似乎一点也不错。这边有人操往市长府，那边法院门前又纠集了大批人群，弄得警察手忙脚乱。

听说法院正在开审一宗误闯机场禁区的案子，被告行列中有数名记者。

记者本来是随着激动的人群作现场采访，不得不跟着人潮涌入机场禁区的，结果也一并被捕，拉去受审。毫无疑问，政府的目的不外乎多罚几个钱而已。

但是，另一方面，政府又在大搞公共关系，力求争取市民，尤其是警察内部对政府的谅解。甚至委派反贪污专员，也是希望市民对政府的印象有所改观。为了扩大宣传，自然而然要报界合作。

不过，细看最近发生的几件事，记者既然是报界中人，但并未受到尊重不特已，还处处表现出警方对他们的厌恶。

例如政府遣回非法移民事件中，每个驻机场记者都有报馆派出的足够证明，警方大可网开一面。因为机场虽系禁区，但记者采访无非为了职责所在，尽其义务向报馆和读者交代，绝对是情有可原的。可惜结果还是被解上法庭去。

又例如一名记者要采访害群之马当街收黑钱的情形，结果招来数名警员将他当街侮辱搜身，引致各报大为不满，但当局却噤若寒蝉。

更令人震惊的事实就是：记者采访地下赌场被警方捣破的情形，赌场的职业打手当街追打记者，在场的武装警员竟然视若无睹！

又一宗是飞仔开片——打架，记者及时赶到现场采访，竟然又被受伤的阿飞追殴，而警员在场也未加阻止。

凡此种种，足见记者在警方心目中的地位如何！是因为他们报导太多关于警察的丑闻吗？还是因为他们无孔不入，太过忠于职守？

总之这个市镇里存在的矛盾太多，令人觉得政府与市民之间，永远无法达到真正的谅解，有的只是请愿、申诉，或者进一步示威、抗议！

阿生正挤在人群中，突然有人在他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。

阿生回头一看，是林爱莉。吕伟良自然也在身边。

林爱莉对阿生说道：“这有什么好看？走吧！”

“我正要找你们，想不到在这里遇上了！”阿生说，“你们到哪里去？”

“到万达灵酒店喝咖啡去，走吧！别呆在这里！”林爱莉说。

三侠走进万达灵大酒店阁楼的咖啡座，只见中西人士汇集，热闹得很！

有不少单身女人是似曾相识的，浓妆艳抹地招摇而过，那些外国色狼借故与她们兜搭者有之，向侍者探问门路者亦有之。

阿生也想不起为什么会“似曾相识”，后来林爱莉提醒他，这是电影界的新星。

阿生这才“哦”的一声：“我记起了，是那些拍床上戏的新人！我正奇怪一千数百元月薪，她们如何可以过着如此豪华的生活，但现在我明白了！”

吕伟良忽然问道：“反贪污专员是不是有权过问私人机构的事务？”

阿生虽然不知道他师父又想起了什么，但他还是答道：“是的，私人机构中的贪污事件，反贪污专员办事处一样有权调查！”

“那么，这种小明星算得是‘超过正常薪津收入的生活享受’么？”吕伟良笑问道。

阿生和林爱莉也忍不住笑了！

林爱莉说：“其实在我们身边，除了电影明星之外，还有不少名流绅士也同样挂羊头卖狗肉，年前就有个爱出风头的名流，经常借考察业务为名，在东南亚各地飞来飞去，结果被海关搜出海洛因！”

“但是他们表面上有正当生意，也常常‘热心公益’，所以到头来还是不了了之！”吕伟良道，“这个地方就是这

样，如果你不掩住良心，如果你不懂门路，一辈子也只寂寂无名，穷死一世而已！”

那边角落，坐了一个新闻人物，他是三侠口中所说的小明星。但是最近却因为一宗命案而名闻世界，成为众所瞩目的人物。

一个以拍武侠片著名的国际明星突然在她的香闺中神秘死去，结果法官认为她是“死于自然”。撇开那个风流鬼不谈，但这位寂寂无名的小肉弹却摇身一变，变成“国际红星”，因为现在不少外国人都希望一亲香泽。眼前与她同座的，也是一位大鼻绿眼的鬼子佬。

若以中国传统道德观念，这一类丑闻足以令到女方羞愧至死。

但是这是新潮时代，同性恋也可以合法化，还有什么可以称作“可耻”的呢？

这是一个东西“文化交流”的市镇，本来东西方国家有不少好的东西值得一学，偏偏好的学不到，坏的却学到加零一。

三侠久居此地，见得多了，自然也就见怪不怪了。

他们静静地坐在一角，以欣赏的心情看邻座的各式人物，包括他们的言谈、表情、时装以及一切举动等等，有时难免令人发笑！明明是中国人，但他们却对侍者说英语，还担心人家不知道他会讲外国话，高声地一再重复，至于一些别有用心的单身女郎，更加象时装表演一样，招摇而过，烟视媚行。

难怪阿生开玩笑说：“师父，好在你与爱莉姐结婚了，否则能不动心么？”

吕伟良道：“你未结婚，你可以向她们兜搭的，只是她们未必对你有兴趣。”

话犹未完，那边突然有个单身女郎朝着阿生嫣然一笑，那神态充满迷惑。

阿生于是对吕、林二人说：“你说没有人对我发生兴趣么？请等着瞧！”

说完，阿生离座，走了过去。

那女郎若无其事地，只是脸上笑容可掬，媚眼一瞟，阿生便身不由主地坐了下去。

阿生笑道：“对不起，这里没有人坐吧？”

“反正你已经坐下来了，还问来干什么？”那女郎嫣然地说。

“一个人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女郎呷了一口咖啡，递过一包香烟，“抽烟吗？”

“不要客气！”

“先生贵姓？”

“小姓吕，小姐呢？”

“小姓蓝，蓝丝。”

阿生拿起桌面一盒火柴，替她燃点香烟，她仪态万千地喷出一阵烟雾，笑语阿生：“有兴趣替我做一件事吗？”

“替你结账？”

“别小瞧我，我不惯吃霸王餐的。”

“那么，一定是替小姐拉拉链！”

“也不！这会令你感到尴尬。”

“到底是什么事？”阿生问。

“是替我送一些纪念品给一些朋友。”

阿生笑道：“我还以为你对我有点意思，原来只不过想利用我！”

“先交个朋友，总有一天我会给你一些好处的。何必焦急！”

“你太会讲话，令我无法抗拒！”

“先回头看看，由窗缘数过去，第六张桌不是坐着一位西装毕挺的中年人吗？”

“嗯！”阿生回头一看，很容易找到女郎的目的物之所在。

阿生对这中年人也不会陌生，他是个名流，许多时在电视的访问节目也会见到他。他现在独个儿在那里喝咖啡。

阿生好奇地问：“你想送什么纪念品给他？手帕么，还是檀香扇？”

女郎笑道：“我不会那么古板的，手帕扇子太落伍，不够新潮！”

阿生开玩笑地说：“难道你手袋中有男装内衣裤不成？”

女郎粉颊一红，笑道：“亏你想得到，下次我一定每样送半打给你！”

“不！何必吝啬，最好送够七套，让我周末礼拜也想起你！”

女郎又是一阵娇笑，笑得花枝乱颤！倍加迷人！

吕、林二人远远看见这情形，也不知阿生用什么方法这么快就跟女郎混得这么熟落。

女郎道：“我要送给那位先生的东西，保证你怎样也想